
上海产业结构调整的路径选择研究

曹永琴¹ 李泽祥²¹

(1. 上海社会科学院, 上海 200020;

2. 汇牛资产, 上海 200086)

【摘要】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发展空间, 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是上海坚持驱动创新发展、经济转型升级战略的重要手段。上海产业结构调整面临着愈加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资源要素禀赋的瓶颈约束、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以及全球城市功能定位的转变等诸多发展机遇和挑战。遵循国际产业结构发展理论, 上海应依托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借助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借力“四个中心”和“科创中心”建设、依托《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以及依托上海全球城市功能定位来调整优化上海产业结构, 促进上海经济的长期健康快速发展。

【关键词】产业结构调整 全球城市 智能制造 一带一路 四个中心

【中图分类号】G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11(2018)06-0005-11

一、引言

现代经济理论表明, 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在非均衡增长现状下, 产业结构的变迁必然会促进经济增长。回顾改革开放 40 年来上海产业结构调整历程, 随着城市发展定位的变化, 上海产业结构经历了四次较大的调整, 整个过程也从以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上海经济城市发展, 到建设成为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较强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全球城市”产业支撑体系的发展过程; 产业结构在不断优化的过程中促进了上海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新的历史阶段, 上海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面临着诸多新形势和新挑战: 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资源要素禀赋约束的日益加剧对上海产业结构升级调整带来了新的挑战; 同时, 新产业革命、全球产业链重构和产业升级步伐加快、上海率先迈向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转变、以及全球城市建设为上海调整产业结构又为上海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巨大的历史机遇。在新的发展阶段, 上海产业结构如何调整从而促进上海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

大量经济学家们探讨了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相促进关系。从威廉·配第的不同产业回报率差异导致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理论论述, 到罗斯托的主导产业理论, 经济学家们的产业结构调整理论在各国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图在对国内外文献梳理的基础上, 通过分析上海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理论分析, 探寻上海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文本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回顾总结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文献; 第三部分探讨上海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机遇, 第四部分结合相关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理论来探讨上

¹收稿日期: 2018.01.11

基金项目: 本文是上海哲社基金项目《货币政策区域差异研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项目编号 2017BJB002) 和上海社会科学院课题《智能机器人对就业的影响》的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 曹永琴, 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经济学博士, 硕士研究生导师, 研究方向: 产业经济学和金融学; 李泽祥, 经济学博士, 汇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研究员, 研究方向: 世界经济和金融学。

海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路径选择。

二、文献综述

大量的国内外文献研究产业结构问题，学者们的研究也为各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理论指导。大量的研究文献主要聚焦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研究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构红利假说认为，各部门间由劳动生产率所引起的要素报酬差异最终会导致经济总体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并引起产业结构调整进而影响经济增长（Denison, 1967; Maddison, 1987）。World Bank (1993)、James (1987) 认为，亚洲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于市场经济体制推行所导致的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Lydia Greunz (2004) 研究了欧洲工业结构及其升级转型的动力源，也发现工业活动的组织和高科技专业化及创新是影响产业结构的显著变量在于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引入。国内学者的研究也证实了产业结构调整会促进经济增长（刘美平和吴良平，2008；孙军，2008）。

二是研究产业演进规律和趋势。威廉·配第（1778）认为不同产业回报率存在差异，导致各个部门从业人员收入存在差异，从而导致产业结构调整，并最终影响经济发展。随后的大量经济学家进一步深入探讨了产业演进规律：科林·克拉克以三次产业分类为基础，建立了完整、系统的产业结构演变理论框架；西蒙·库兹涅茨进一步深化了威廉·配第和科林·克拉克的研究，随后霍夫曼和钱纳里进一步使用数据实证分析了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演变问题；罗斯托首次提出了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主导产业理论以及扩散效应理论，并对后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三是研究产业升级路径。张少兵（2008）提出了发展高效环保现代农业、发展先进制造业消、发展现代服务业等区域产业优化升级的路径选择。张其仔（2009）认为一国产业升级路径应由其比较优势演化路径决定；Samuelson、Dorfman 和 Solow 将经济优化方法中的线性规划与投入产出分析结合起来，研究经济发展的最优路径（李杰，2009）。

三、上海产业结构调整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产业发展理论表明产业结构调整对于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上海的实践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调整，上海经历了快速增长阶段。在新的发展阶段，上海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面临着经济增长进入了新常态、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等诸多挑战，同时，新产业革命、全球城市建设、全球产业链重构等又为上海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巨大的历史机遇。

（一）面临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

一是全球经济增长将缓慢得以改善，但国际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不稳定和不确定性依然较大。一方面，世界经济有利因素逐步增加：多数经济体经济向好、全球通缩风险继续缓解，主要经济体再度重视实体经济发展，全球展开了新一轮基础设施投资，多国减税政策的作用会逐步显现等。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加速增长仍面临巨大挑战：特朗普经济政策给世界经济带来双重影响、英国脱欧影响发酵给世界经济带来冲击、美联储加息加大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全球潜在增长率下降、金融市场更加脆弱、贸易投资增长乏力、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仍未出现等诸多问题的存在。

二是新产业革命成为推动世界经济运行的重要力量。智能制造技术、新能源技术、生物技术等一系列关键性的新兴技术代替信息技术、汽车制造技术成为本轮经济增长的创新技术。这种创新性的科技进步对传统的大规模生产模式和集中式生产组织方式形成了现实的挑战，推动了全球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当分布式能源技术与信息技术深入结合后，一旦能够大幅降低生产成本和物流成本，则会降低对世界现有能源供应体系的依赖，进而会推动全球供应链体系的重构，由此引发全球产业体系的重新布局。

三是全球产业链重构和产业升级步伐加快加剧了上海产业调整的竞争压力。全球产业链步入加速重构期，发达国家不仅通过“再工业化”战略限制高端产业国际转移，而且试图在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或价值环节上提高竞争力，扩大市场份额。在此背景下，上海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将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通过承接高端产业的转移实现产业升级的难度越来越大。一方面，在发达国家“再工业化”过程中，高端产业大规模转移的步伐将趋缓，全球围绕市场、资源、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方面的竞争将更趋激烈，上海的产业升级将面临更大的外部压力。另一方面，在全球经济重心向东移的过程中，具有更廉价要素成本的发展中国家将成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主战场，这将使上海前一轮承接国际转移的产业面临再次外移的挑战。

（二）资源要素禀赋瓶颈制约加剧

上海产业结构调整不仅取决于发展目标，也受其所受环境、能源与空间结构的约束。作为中国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上海已领先其他地区率先进入了后工业化的发展阶段；与此同时，上海产业结构调整面临更为紧迫的土地、环境等生产要素瓶颈约束，经济综合成本持续上升。具体体现为：一是面临着人口约束。人口结构仍不合理，人才质量仍需提高；人口总量较大，且老龄化程度高；随着收入的上升，居民会在消费结构与消费方式上发生改变。二是面临空间约束。土地资源有限，上海市工业用地规划空间将进一步调减，可供工业用地资源相对短缺。在总量锁定、增量递减、存量优化的土地利用政策引导下，新增工业用地需求主要依靠工业区外建设用地减量化增减挂钩或者工业区内存量土地二次开发予以支持，但增减挂钩统筹对接机制尚待建设，二次开发存在利益制约多、激励不够、活力不足等障碍。同时，土地使用效率需要进一步提高。三是面临环境约束。能源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有限，严守生态安全底线已成为上海城市发展的重中之重，工业区节能成本和环境保护成本上升较快，能源使用约束和环境容量限制等问题日益凸显。

（三）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

在新的发展时期，上海率先迈向创新驱动转型发展。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体系发生了深度调整，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外部需求的锐减和欧美发达国家对再工业化的重视，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原有的产能过剩问题，再加之中国经济增长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中国为了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中国发展战略转变的大背景下，上海提出了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工作要求：这一方面要求，上海要以由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模式，转向以拉动内需为主的增长模式，由投资拉动转向内生增长；另一方面，要改变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中低端环节的现状，需要促进产业向产业链高端升级。同时，上海承担着到 2020 年基本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国家战略，肩负着继续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的重要使命。

（四）上海城市功能布局的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进行了三次大的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 8 月正式形成规划草案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指明了未来上海城市功能布局的变化。

目前，上海已经进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随着国家综合实力以及上海在全球城市中地位的逐步提升，上海在建成“四个中心”的目标基础上，将进一步肩负起国家和时代赋予的新的历史使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建设以及引领长江三角洲一体化发展，来全面构建开放的新格局，加快推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了落实国家战略要求，积极应对上海发展的现实问题和顺应新的发展形势环境，《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的编制，探索适合上海高密度超大型城市的城市总体规划，引领区域深度参与国际竞争、树立全球城市发展典范、实现城市成功转型。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是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后第一个展望至 2040 年并向国务院报批的超大城市总规，具有重大影响力和引领示范作用。《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确立上海至 2040 年的发展新目标，即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和文化大都市”的发展目标。同时，提出探索超大城市“底线约束、内

涵发展、弹性适应”的创新发展模式，构建开放协调的空间新格局，打造更具活力的繁荣创新之城，营造更富魅力的幸福人文之城，建设更可持续的韧性生态之城，建立“目标（指标）-策略-机制”的成果体系，促进城市治理现代化。

四、上海产业结构调整的路径选择

产业结构的调整应遵循国际产业结构发展理论。上海产业结构调整应能促进经济增长、应与工业化演变进程相符、与制度创新和城市发展战略密切结合、与城市空间优化有机融合。因此，在面临上述发展机遇和挑战的新背景下，上海产业结构调整应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

（一）依托国家“一带一路”倡议调整上海产业结构

“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产业结构调整。“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对外开放和对外合作的管总规划，对于全面提升我国全方位开放水平具有重大意义。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文化和信息中心，经济地理位置优越；地处中国东部沿海经济发展带长三角地区的核心，作为长江经济带的龙头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海上丝绸之路”连接起来，通过“四大中心”、自贸区建设和发达的立体交通网络形成对“一带一路”经济区的辐射效应，是中国面向欧亚大陆和面向亚太地区开放的核心。“一带一路”倡议将有助于上海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上海依托“一带一路”调整产业结构的方向和内容具体如下：

一是淘汰和转移过剩产能。目前，上海也存在一些产能过剩的行业，如钢铁、电解铝等，这些产能过剩行业在国外一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仍然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借助“一带一路”倡议，上海可以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要求，以资源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重点，鼓励化工、冶金、建材等重化工业或其部分加工制造环节外移，拓展企业国际发展空间。上海可以将产能过剩行业适当向“一带一路”沿线欠发达地区和国家转移，在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将推动上海一批过剩、落后产能加快调整淘汰。

二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一带一路”为上海从规模速度到质量效益的转型提供了良好契机，大大扩展了制造业代工转型成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自主营销渠道的市场范围，为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提供了重大机遇。

三是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在经济进入新常态后，传统增长动力持续弱化，对上海产业发展形成了更加强烈的倒逼作用，有利于催生新兴产业。“一带一路”建设将使得上海可以充分利用全球资源来推动具有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有利于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四是加快发展各类服务业。上海目前已经与新加坡、捷克、土耳其等 14 个沿海国家经贸部门和重要节点城市建立经贸合作伙伴关系，为沿线 20 多个国家提供援外培训；上海商务委员会正在推进建设人才、融资、会计、税务、风险管理等五大综合服务体系¹。因此，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加快建设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中心，为国内外企业提供完善的金融服务，增强上海金融市场全球影响力，促进“一带一路”的货币流通，实行贸易本币结算，增强金融体系防范金融风险能力，为“一带一路”建设实现资金融通；为实现贸易流通，简化贸易程序，扩大贸易规模，改善贸易结构，增加高新技术和高附加值产品比重，使上海成为“一带一路”的贸易集散中心。

五是加速推进企业“走出去”。上海依托“一带一路”认真落实上海投资、金融、科技、文化教育“走出去”战略。上海抓住对外开放枢纽的建设机遇，借此推动总部经济发展，吸引跨国公司、研发中心、结算中心落户，引入国际金融机构，同时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跳板”；依托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准备“走出去”的企业提供了一个窗口，减少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审批程序并帮助企业降低了融资成本，帮助中国企业提高国际贸易领域的市场份额和话语权方面做好服务，推动企业扩大对外投资；发挥上海改革辐射效应，服务好长江经济带，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带动整个长江经济带区域的企业走出去。

（二）借助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调整上海产业结构

随着互联网技术在各行各业中的广泛运用，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加强，各国纷纷积极参与国际产业分工、通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来提高自身国际产业分工地位。上海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逐步提升，但仍然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中国在激烈国际竞争中突围的一块重要探路石，建立起新的竞争优势，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推动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全面升级，提升参与国际分工水平。因此，借助自由贸易试验区对于促进上海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调整有着深远的意义。

一是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与国家产业政策结合，引领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具体体现在：自贸区建设将引领进口体制改革，打破地区市场分割，使市场可以提供全球性价比最高的产品，迫使上海相关产业进行结构调整；自贸区建设将推进建立全球技术贸易中心，建立中国市场技术规范，为相关产业调整发展提供规范和标准；自贸区建设将推动上海制造业的发展，推动中国核心企业群的出现，推动现代制造业的建设，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主导行业汽车制造业等的优化与快速发展，根本改变中国市场无中国品牌的局面；自贸区建设将对外实现最优资本流动控制，建立人民币主导的东亚新兴市场金融体系，对内推动金融行业、投资体制的全面改革，实现统一而高效的中国资本市场，从而为境内外企业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²。

二是利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优惠政策和特殊监管政策，优化上海产业结构，重点发展高端化产业，提高上海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在全球价值链这种新型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90年代初开始，上海抓住机会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且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高；但从总体来看，上海在全球价值链中仍然处于从属地位，企业主要集中在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和低附加值环节，处于微笑曲线的中部和底部，在品牌端没有话语权，在技术端受制于人，主要是对外国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及融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上海形成高端要素的比较优势提供了重要平台：在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国际背景下，借助上海自贸试验区这一平台，立足于国内庞大的内需市场，充分发挥上海在金融服务、研发设计、系统集成和运营管理等方面的服务优势，着眼于全球产业技术革命的发展趋势，服务于全国创新驱动和转型升级战略，聚集一批国际化的高端领军人才，培育一批国际化的企业家和创业团队，研发和转化一批国际领先的科技成果，做强做大批高新技术企业，着力培育一批新兴产业的领军企业，引领上海和全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努力使上海在关乎中国产业安全和国际分工地位的战略新兴产业领域成为全球核心的创新型城市，实现由制造力到服务力的提升，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系统设计中心、高端生产性服务中心、专利与标准联盟运营中心、全球资源整合中心，争做全球创新资源和生产要素的整合者。因此，借助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实现上海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向中高端升级。

三是借助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推动上海高端服务业发展。自贸区一大功能就是提供便利化服务，在服务业开放领域不断创新实现新突破，推进高端服务业快速发展。上海自贸区规划五大产业导向分别为国际贸易、金融服务、航运服务、专业服务和高端制造，产业布局向服务业高度倾斜；同时，基于投资领域、贸易监管、金融制度等相关配套创新与政策支持，再保险经纪、专业健康医疗、独资医院、增值电信之呼叫中心、认证机构、游艇设计等一批新兴服务业领域项目已落户自贸区。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来看，2017年上半年上海自贸区引进外资总额占浦东新区的90%，超过95%的外商投资项目是在负面清单以外以备案方式设立；新增服务业扩大开放项目183个、累计达到2175个；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累计在2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了108个项目；且引进外资主要集中在地区总部、研发项目、金融服务、信息服务业等高端服务行业³。未来，上海自贸区将在更高层次对外开放方面继续“升级”，包括在电信、互联网、文化和航运等专业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领域进一步放宽投资准入，将会进一步推动高端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四是借助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推动上海高端制造业发展。2008年爆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使各国认识到制造业在一国的基础性作用，欧美发达国家纷纷以振兴制造业作为振兴实体经济、走出经济危机困境的重要抓手，通过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工业

¹ 资料来源：《“一带一路”上海篇：五大综合服务体系为“一带一路”保驾护航》，《观察》2017年5月2日。

² 资料来源：郁鸿元，《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相关制度创新的再思考》，《上海城市管理》2015年第2期。

³ 资料来源：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上海自贸区今年上半年引进外资总额占浦东新区90%以上》，中国上海政府官网，2017年8月11日。

4.0 战略、工业互联网战略等重振制造业雄风，意欲在新一轮产业革命中占据竞争制高点，而高端制造业由于其高技术、高附加值、低污染、低排放等特点而成为各国竞争的焦点。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2017 版负面清单进一步扩大制造业对外开放，将极大地促进高端制造业的发展：与 2015 年版相比，制造业减少了 10 项限制性措施。比较典型的比如放开了轨道交通设备制造，取消了“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国产化比例需达到 70%以上”、“轨道交通运输设备制造限于合资合作”这两项，而在汽车制造领域，取消了“新建纯电动乘用车生产企业的产品需使用自有品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发明专利等。”扩大制造业对外开放领域有利于上海制造业转型升级，促进上海高端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三）借力“四个中心”和“科创中心”建设调整产业结构调整

一是借力国际经济中心建设推动上海产业结构调整。从 21 世纪前期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趋势来看，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的制造业中心，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将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主要生产基地。上海建设国际经济中心必然会带有世界制造业中心的特征，本身必须要发展发达的制造加工业和先进制造业；同时，上海建设国际经济中心，还包含着“服务经济中心”，这主要通过发展第三产业来实现，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都属于这个范围。因此，上海国际经济中心建设的过程必然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上海国际经济中心建设将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推动高端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的发展。

二是借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推动上海产业结构调整。随着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建设发展进一步突出金融整体改革和开放的主线，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正加快步伐。经过多年的发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取得了明显进展，金融业发展势头良好，同时也推动了上海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金融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快陆家嘴-外滩金融集聚区建设。目前，上海已经成为我国金融机构的主要集聚地，基本形成了股票、货币、外汇、商品期货、金融期货、OTC 衍生品、产权交易市场在内的全国性金融市场体系；上海的金融业经济总量居全国第一；私人银行总部数居全国第一，工行、交行、农行以及绝大多数外资银行均选择上海作为私人银行总部；基金管理公司数量占全国一半以上；金融市场直接融资总额占全国四分之一以上。金融企业在空间商的集聚能够促进客户关系的发展，有利于金融行业和企业的发展。有利于推动高端产业发展。通过大力发展支持产业结构调整的有效金融服务、产品和工具，发达的金融业可以为重点扶持的高端、前沿产业提供充裕的资金支持和便利的金融服务，从而促进高端产业和高新产业的快速发展。

三是借力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推动贸易结构结构调整。为了推动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需建立与国际贸易中心相适应的人民币国际货币地位、加快构建统一的内外贸市场、培育本土的国际跨国公司和知名品牌、推动服务贸易加快发展、建设一批进出口商品展示交易平台，支持大宗商品市场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等。增强上海作为世界级口岸的贸易枢纽功能，优化贸易价值链布局，推动投资带动出口，引导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有效提升一般贸易增值率，鼓励发展离岸贸易、转口贸易、跨境电子商务等新型贸易方式，加快发展技术、文化、信息等高附加值服务贸易；发挥会展业促进贸易功能，培育和引进一批有世界影响的品牌展会在上海举办，打造国际会展之都；落实国家自由贸易区战略，代表国家参与全球贸易投资规则的研究制定，推动上海成为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战略高地⁴。接力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将有利于高端价值链产业和高端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上海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

四是借力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推动上海航运产业结构调整。借力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优化上海航运产业结构，具体措施为：推动“三港三区”、北外滩等航运服务集聚区建设；加快完善现代航运服务体系，优化集装箱转集拼监管模式，发展航运金融等高端航运服务业；优化现代航运集疏运体系，增强港口综合竞争能力；建立国际航运发展综合试验区，促进航运企业的发展；完善现代航运发展配套支持政策，支持开展船舶租赁、航运保险等高端服务业发展；促进和规范邮轮产业发展。

五是借力全球科创中心建设推动上海产业结构调整。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具有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产业驱动、文化引领等四大功能，不仅是世界新知识、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的策源地，而且是全球先进文化、制度的先行者和人类文明进步的主要推动者⁵³。因此，上海全球科创中心建设要与上海产业升级转型紧密结合，推动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和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包括：

⁴资料来源：朱贝尔，《上海确定“十三五”推进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基本思路》，东方网，2015 年 11 月 16 日。

服务业转型升级积极对接科创中心，以服务业的创新发展推动科创中心建设；制造业的升级转型积极对接科创中心，融合发展，在科创中心建设中提升上海制造业的“知识密度”和“产业复杂度”；重点发展智能制造和高端制造业，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发展新型制造业。

（四）依据《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调整上海产业结构调整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有利于上海产业结构的整体调整优化。《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是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指导性文件，也对长三角城市群的产业协调发展做出了相应的规定，规划的出台将有助于上海产业结构的调整。

一是依托《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推进中高端产业发展。《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指出，长三角地区的目标是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形成集约紧凑、疏密有致的空间体系，高附加值现代产业体系和区域协同创新体系；到2030年，长三角城市群配置全球资源的枢纽作用更加凸显，服务全国、辐射亚太的门户地位更加巩固，在全球价值链和产业分工体系中的位置大幅跃升，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显著增强，全面建成全球一流品质的世界级城市群。因此，依托《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发挥上海核心城市地位，结合上海“四个中心”和“科创中心”中心建设，强化主导产业链关键领域创新，以产业转型升级需求为导向，聚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钢铁、石化、汽车、纺织服装等产业集群发展和产业链关键环节创新，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力发展金融、商贸、物流、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提升主导产业核心竞争力，实现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向中高端升级。

二是依托《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优化长三角区域产业结构。长三角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瓶颈就是区域内产业结构的趋同现象严重，这阻碍了整个区域形成大范围内的产业合理布局 and 专业化分工协作；因此，上海应发挥核心城市作用，依托《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结合“四个中心”和“科创中心”建设，优化长三角区域产业结构的同时，推动上海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具体体现为：加强区域间的互通互融、交流合作，优化区域内产业布局，创造条件实现要素在区域内的自由流动，促进产业升级，辐射带动周边区域和中西部地区发展，提高“一带一路”所涉城市的国际竞争力；带头发展新经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装备制造、信息技术、生物制药、汽车、新材料等高端制造业关键领域创新，发展金融、研发、物流等现代服务业，培育壮大新动能，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瞄准世界科技前沿领域和顶级水平，成为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枢纽，以及国际性重大科学发展、原创技术发明和高新科技产业培育的重要策源地；成为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加快推进产业跨界融合，重点发展高附加值产业、高增值环节和总部经济，加快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竞争新优势，打造若干规模和水平居国际前列的先进制造产业集群，形成服务经济主导、智能制造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构建长三角整体框架内的产业集群和产业链，整体协作开发高新技术领域，利用区域资源优势 and 交通优势发展港口主导产业，积极发展主导性产业；上海将与周边省市进行多维度的协同发展，在区域功能网络中，发挥上海作为全球网络对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在基础设施方面加强统筹，包括加强浦东国际机场和区域城际铁路的对接，加强上海港和杭州湾沿海、长江下游港口的分工合作，深化江海联运的模式等⁶⁴。

（五）依托上海全球城市功能定位建设全球城市产业支撑体系

上海全球城市的定位需要建设全球城市产业支撑体系。《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明确提出将上海建设成为全球城市，到“2040年要努力建设成为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较强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全球城市”，上海将成为类似于纽约、伦敦、东京等重要的全球城市。在上海城市功能逐步转变的同时，上海产业布局也几经调整：新中国成立后制造业始终是上海的支柱产业，直到1999年，上海第三产业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6年上海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首次超过70%，达70.5%，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信息技术服务业等是拉动上海第三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第二产业以电子信息、汽车制造等先进制造业为主导的工业格局基本形成，但仍对传统产业有很大的依存度。在城市功能定位转变的大背景下，上海产业结构也将依据城市

⁵ 资料来源：杜德斌，《上海建全球科创中心的四个目标》，东方早报，2015-10-13。

⁶ 资料来源：国家发改委，《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国家发改委网站，2016年6月3日。

功能定位变化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为全球城市提供产业支撑体系。

一是全球城市发展历程为上海优化调整产业结构提供了经验借鉴。经过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及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以来的两次经济转型，纽约、伦敦、东京等城市已经发展为全球城市。为了应对未来世界、经济、科技、文化发展趋势，纽约、伦敦、东京等重要全球城市在不同时期均进行了远期发展战略规划，均对城市的产业布局进行规划。《一个纽约——规划一个强大而公正的城市》是纽约 2040 城市规划，规划对产业布局为：注重发展多元经济，深入挖掘传统行业、创新企业和小企业的潜力；首先是发展高增长和高附加值产业，包括先进制造业、设计业、广告艺术业、电子商务和生命科学产业；其次加大产业基础设施投入。2014 年 12 月，东京制定了 2040 年的城市规划《创造未来——东京都长期展望》，对东京的产业布局为：营造吸引人才和资本的商业环境，提高东京创意产业在全球的影响力；增加具有高附加值的化工与药物研究所与企业，使东京成为全球生命科学产业中心；增加经济活力吸引初创公司，使东京成为世界级创业城市，促进中小企业特别是机器人产业和医药产业的发展。《更宜居的城市——2030 伦敦规划》则指出：要强化金融业、航运业、旅游业、商业、文化创意产业、咨询服务业等的国际竞争力，提升产业发展能级和密度，支持创新产业发展和中小企业的发展。

二是依托上海全球城市功能定位建设全球城市产业支撑体系。《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明确提出，至 2040 年上海将建设“令人向往的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的全球城市的目标。全球城市的产业体系布局 and 结构，必然要适应全球发展的趋势；顺应上海全球城市的功能定位，借鉴纽约、伦敦和东京等全球城市产业布局的经验，结合自身特点，上海将构建支撑全球城市功能的新型产业体系，具体如下：

（一）重塑面向未来的新型产业体系。在全球城市功能定位的背景下，上海产业结构将为全球城市发展提供产业支撑，未来的产业体系应在既有的三次产业结构分工的基础上，重构新型产业体系：以智能化、平台化、网络化、融合化发展为导向，重点发展服务实体经济的平台经济、注重产品科技研发的创新型科技产业、服务消费者物质需求的智能定制经济、服务市民精神需求的文化创业经济、提供市民公共服务的体育与健康经济、以及面向社会经济基础供给的低碳经济。

（二）全球城市产业支撑体系应与城市发展、环境友好协同。规划中指明，“至 2040 年上海要建繁荣创新之城、设生态之城”，与此相对应地，上海未来的产业支撑体系必须与城市发展、环境友好紧密联系，推动具有发展潜力的都市型产业、生产服务性产业，推动健康经济、绿色经济、互（物）联网的平台经济、智慧城市的建设等；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生命健康医疗产业、教育产业的快速发展；推动先进制造业、智能制造产业的发展，进而发展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推动产业体系的整体升级，提升城市的环境质量，实现环境友好、城市发展与产业体系的协同发展。

（三）依托城市空间布局调整产业空间布局。规划中对上海城市空间布局进行了布局，提出以“开放市域、服务全国、面向国际”的规划视野，构建“网络化、多中心、组团式、集约型”的区域空间格局；在“主城区-新城-新市镇-乡村”组成的市域城乡体系下，搭建由“城市中心、城市副中心、地区中心、社区中心”构成的城市公共活动中心体系，形成“大都市圈-城镇圈-生活圈”空间架构⁷⁵。全球城市支撑产业体系的空间布局也应依据城市空间布局的变化：产业空间布局需聚焦创新集群优化科技产业布局、强化功能复合实现产城融合发展、坚持弹性发展预留产业发展空间；以主要产业园区为载体，形成产业基地，如张江微电子产业基地、安亭汽车制造基地、金山石油化工产业基地、宝山精品钢材产业基地、临港装备产业基地、长兴船舶产业基地，未来需注重形成高端制造业和智能制造业的产业基地。

参考文献：

[1] Denison, Edward Fulton. Why growth rates differ: postwar experience innine western countries[R]. the Brookings report, 1967.

⁷⁵资料来源：《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草案主要内容最新公示，上海证券报，2016 年 8 月 23 日。

-
- [2] James, William E., Seiji Naya and Gerald M. Meier, *Asian Development: Economic Success and Policy Lessons*[M], San Francisco: ICS Press, 1987.
- [3] Lydia Greunz. *Geographically and Technologically Mediated Knowledge Spillovers between European Regions*[J]. *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2003, 37 (4): 657-680.
- [4] Maddison, A., *Growth and Slowdown in Advanced Capitalist Economies: Techniques of Quantitative Assessment*[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87, Vol. 25(June), pp. 649-698.
- [5] World Bank, *The East Asian Miracle: 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6] W. W. 罗斯托: 《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 吴奇等译, 上海: 三联书店, 1989。
- [7] 陈敏之等: 《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 [8] 霍夫曼: 《工业化阶段和类型》,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
- [9] 金碚、吕铁、李晓华: 《关于产业结构调整几个问题的探讨》, *经济学动态*, 2010 年第 8 期。
- [10] 厉无畏: 《浦东开发与上海产业结构调整》, 《浦东开发》2000 年第 7 期。
- [11] 李伟: 《上海产业结构调整及产业转移趋势研究》, 《科学发展》2011 年第 6 期。
- [11] 李杰: 《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及国际经验比较》, 《经济问题》, 2009 年第 6 期。
- [12] 刘美平、吴良平: 《“拟市场化”主导的产业结构升级动力研究》, 《当代财经》, 2008 年第 12 期。
- [13] 刘伟、张辉: 《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 《经济研究》, 2008 年第 11 期。
- [14] 权衡: 《让科创中心建设引领城市产业创新发展》, 文汇报, 2016-07-20。
- [15] 芮明杰: 《上海未来综合性全球城市产业体系战略构想》, 《科学发展》2015 年第 8 期。
- [16]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上海市工业区转型升级“十三五”规划》, 2016 年 12 月 5 日。
- [17] 孙逊昕: 《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理论分析及政策建议》[D], 辽宁师范大学, 2013。
- [18] 孙军: 《需求因素、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演变》, *南开经济研究*, 2008 年第 5 期。
- [19] 威廉·配第: 《政治算术》, 陈冬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8。
- [20] 徐净等: 《“十三五”上海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基本思路研究》, 《科学发展》2015 年第 5 期。

[21]姚先国等：《上海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与浙江经济发展》，《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22]张道根：《迈向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上海经济》，《解放日报》2016年08月29日。

[23]张其仔：《比较优势的演化与中国产业升级的选择》，《中国工业经济》2008年第9期。

[24]张少兵：《环境约束下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以长三角为例》[D]，华中科技大学，2008。

[25]张婷麟、孙斌栋：《全球城市的制造业企业部门布局及启示——纽约、伦敦、东京和上海》，《城乡规划》2014年第4期。